

千秋一寸心

周汝昌讲唐诗宋词

以我之诗心，

鉴照古人之诗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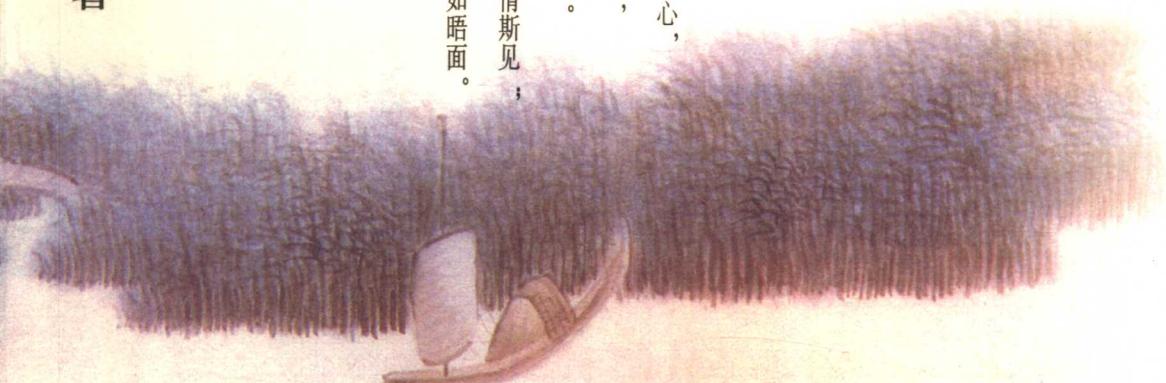
又以你之诗心，

鉴照我之诗心。

三心映鉴，真情斯见；

虽隔千秋，欣如晤面。

周汝昌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周汝昌著 .—北京:
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247-9

I. 千… II. 周… III. ①唐诗 - 文学欣赏②宋词
- 文学欣赏 IV. 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1046 号

书 名 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

著 者 周汝昌

整 编 者 周丽苓

责任 编辑 李世文

出版 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 1/2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247-9/K · 2336

定 价 28.00 元

以我之诗心鑒照
古人之诗心又以你之

詩心鑒照 我之诗心

三心映鑒真惟斯
見雜聞千秋破如

晤面

鵝鳥春移步從
頭看已把金針
度与君

己卯大雪

周洪昌



作者题词

新版自序

中华民族是一个诗的民族。诗在我们的文化上是“无所不在”的——不是指诗的格律形式，而是说她的质素和境界以及表现手法。例如，一部《红楼梦》在体裁上是章回小说，然而作者雪芹却是以诗的心灵和笔法而写成的。再如，京剧的剧本、表演、音乐、服装……无一不是用“诗”的“办法”来进行的。其馀可以类推，不待烦言而自明。

至于表现为有正式规格形式的诗，则是用汉语文字写成的，古称“篇什”。传统诗手法贵乎简捷而含蓄，不喜欢“大嚼无复馀味”，讲究回味无穷，馀音不尽——有待吟诵、涵咏、感受、领会。她不是一切摆在“字面”上，或如吃糖，入口就是一个“甜”，甜外也就再没有很多别的了。中华诗不是那样的“食品”。

因此，好诗也不一定入目便“令人喝彩、叫绝”，而需要讲解。白居易的诗以“老妪都解”而自负和知名，但这听起来似乎“群众化”、“通俗化”，是好事；实则问题很多，讲中华诗是不宜采用这种主张和“原则”的。例如，他有一首七律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说得很明白好懂，然而这实质是“议论”，与“诗”的质素并无多大干涉

——不过是借用了简单的格律形式罢了。同样是不尚艰深晦涩的陆游诗，就比白居易手法高明。他有一首七绝，却是这样写的：“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我小时候读了，异常地喜爱，觉得写“太平景象”多么意到笔到而又简明畅快。后来，方悟自己太幼稚可笑了！陆诗是尖锐而又沉痛地讽刺南宋小朝廷，不思收拾旧山河，雪家国之大耻奇辱，而一味安逸享乐，把人民麻醉得全忘了中原故土，误以为身在幸福之中，追随了醉生梦死之辈！

当然，诗有各式各样奇情异采，焉能如同日常白话。诗（包括词曲……）有时是要讲一讲的，讲讲可以帮助理解，启发意趣，交流情感，不妨就说是一种“诗的网络”，让我们共同欣赏这些佳句名篇吧。

其实所谓“诗的网络”，也不过还是人的心灵的网络：诗者（通称诗人）的心，讲者的心，读者的心，此“三心”的交感互通，构成了中华诗道的“千秋一寸心”。中华诗的特色，源于中华汉字本身的极大特点：四声平仄、音义对仗，历史文化典故的奇妙作用与运用……这些，却被所谓的“文学改良”给“改”掉了，即取消了。于是剩下的就是我此刻写的这种乏味的白话文了。拿这种取消了“诗”的质素的“白话文”来讲诗，这事本身就富有讽刺意味。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本书讲诗考虑用什么样的“白话文”来“进行”呢？煞费苦心，万不得已，我还是没有完全遵从那种主张，不想全用“白话文”。半文半白，或为识者讥为不古不今，不伦不类——不足为训，然而终于这么做了，请读者多多见谅。姑且如此读读吧。

中华诗，讲究有性灵，有神韵，有境界；假如没有这种特色，就不会成为好诗——甚至够不上真诗。而这种特色，单靠讲解又是不够的。讲解是语言文字，它无法传达“意思”、“道理”、“评论”、“说明”等等以外的精确含义，所以还需要读诗者自身的领悟和感

受。所谓“可意会不可言传”者，不是故弄玄虚，实在是真有此事、此理、此境的。问题也许会落到：究竟什么是性灵？什么是神韵？又什么是境界……

简而言之，粗陈大概，可以这么回答：性灵是灵心慧性，能在世俗通常的“哲思逻辑”、“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对万事万物的“价值观”之“外”，另具一种高层次的精神感受领悟能力，能说出常人所不能、不会表达的目境和心境——诗的境界，即精神活动感受领悟的高低深浅的“层次”，不是“环境”、“境遇”的那个“境”，也不是等同于“景色”的实境。

神，是精神之不灭而长存的“力量”和“状态”。韵，是悠扬飘渺而绵绵不尽的“音声”之魂——它能“绕梁三日”，“袅袅不绝”，总在耳际、心际萦回往复。大约人类以语言文字而创造的艺术作品中，当以本身具有特定诗质而产生了上述诸般魅力的汉字语文为之最。

中华诗与中华汉字特点是不可分割的，而汉字联绵词语是具有独特音律美和节奏美的。不懂这些，以为“大白话”排成“分行”的句子也会具有音乐美的说法是否真理？我自愧体会不到，不敢妄加评议，所以本书选入的诗篇，也都注意到音乐美。

我们的文学理论传统上有两句话，值得深思：一曰“辞，达而已矣”，一曰“诗无达诂”。辞，是言辞、文辞，最要紧的是要能“达”，达，即把意思表达清楚明白，要把意旨说“透”了，全部传达于听者受者。而诗呢，却没有可以真够个“达”的讲解可以奉为“极则”的。那么，诗是否根本不要“达”？或不可“达”呢？这就十分耐人寻味了。然而这一点正是诗与文的不同之处。

诗，不是不要“达”，而是如何“达”、“达”得更深婉有味的问题。“单层直线逻辑”的思维方式是读不懂真正的诗的。因此，“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有“文心”，诗有“诗心”，二者又各自有得有失，得失之间，如何权衡评论？都须那个“寸心”。只是这个

“寸心”，一半要有天赋，一半兼有文化学养，培养自己的高层次接受能力和批评能力。

诗须有“境”，此境似画非画，似梦非梦，似音乐而有文字，似“电影”而无“银幕”。

境，不是一个“意思”，一个“论点”；它从现实而生，却已超越了“实境”。它似有“象”而实无“象”可求，自古就无法形容它、“界定”它。不得已者，有的说是“空灵”。然而什么是“空灵”？不拘执，不死板，不迂腐，不庸俗，不一般，不“八股”……倒还是有句大俗话可以借用：“活灵活现”！读诗，要有诗的心活、笔活。宋代诗人杨诚斋（万里）喜欢讲诗有“活法”。他看中了一个“活”字，用它来代表诗的生命本质。

还有一个繁体字在讲读诗词时所发生的“额外”而无聊的麻烦，今不在此多论。只记得当年听到传达周总理的一句话：简化汉字的方案，并不是为整理研究古典文学而设的。本书个别地方必须以繁代简的地方，就不再一一交代了。

在这小序里，特别提出这几点，只是为了提醒读者在这几个方面多多留意一下，或许对赏会古人佳作有些帮助。谢谢读者的耐心和体谅的情怀。

周汝昌

丙戌端午节后榴光眼之窗下

初版自序

中国的诗（包括词、曲），特色至极突出，读来是一种享受，讲来却十分困难。正因难讲，更需知难而“进”，努力创造讲诗说诗的新形式、新体例。

中国诗的“源头”有两大端：一是中华民族的“诗性”与“诗心”，二是汉字语文的“诗境”与“诗音”。不懂这两大端，就不懂中国诗的特色——极独特的“美学特征”。

何谓民族的诗性诗心？比如看见一轮皓月当空，一种人想的是广寒宫殿、神女嫦娥、桂花玉兔……；另一种人想的则是一个冰冷的死星球，要知道的是它的物质结构、矿水资源、开发利用……这前一种人是中华诗人；那后一种人是一般科学家。此二者谁是谁非，孰优孰劣？不是评判你短我长的问题，只是指明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何等的巨大！

又何谓语文的诗境诗音？汉字单音丰蕴，每个字构造包涵了形、音、义三个因子，加上几千或上万年的历史文化的浸润生发，结果是每个字都是一个“境界”，一个“文化信息库”、“文艺联想典”！而其音律，四声平仄，抑扬顿挫，音乐性极强，节奏性特美，而无论四言、五言、七言或“长短句”（词曲句法），主体组构都是以每

二字为一个“音组”，以平仄（一阴一阳之道）交互轮换组联而成为——乃是世间上千种语文的惟一的一种“诗的语文”，无与伦比！

对此，皆须寻索、领会、认识。

正因如此，讲中国诗，不知其极大的民族特点特色，而用外来（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文学、理论、观念、标准来“分析”、“解释”，于是中国之诗，所存几稀矣。

讲中国诗，不是什么“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等等这一套常见词汇与概念所能从事的，需要中华传统大文化的“功底”，也需要中华独擅讲说（传道授业）的民族方式、风格。多年来文学界的理论家、批评家、鉴赏家，大抵过于倾心于西方的一切潮流、名色，而对上述问题多半是漠然无动于衷。这种情况使大部头的诗词鉴赏书籍（尽管作出了可观的贡献）失却了中国说诗谈艺的宝贵传统与瑰奇光彩。

读诗说诗，要懂字音字义，要懂格律音节，要懂文化典故，要懂历史环境，更要懂中华民族的诗性、诗心、诗境、诗音。

至于“诗无达诂”，要在彼此会心，古今契合——已不再是“知识性”层次的事情了。

古人说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并非故弄玄虚，宣传神秘；讲说诗的精微神妙之处确有此种感觉——因为以通常的语文、日用的词汇，来说诗赏句，那种“不够用”、“无法表述”、“难以传达”的惆怅之感，是必然会发生，而又“无可奈何”的。

这就是本书题名为“千秋一寸心”的原由，谨祈读者鉴之。

周汝昌
己卯清和之月

凡 例

- 诗圣杜少陵（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本书题名“千秋一寸心”，取义于此。杜句原意是自知之意，我则以为诗词赏会讲解，就是以我之心去寻求古人之心，是两个“寸心”的契合。这也就是中国诗论“以意逆志”的本义。
- 因此，本书各篇全是我对古人佳作名篇的“心”的体会与阐发，着重的是情思、笔致的深层领略，而不同于文句表层“词典字义”的“串讲”。
- 本书各篇编排次第，采取一种创新做法——不是按作者时代先后、名位大小等“文学史模式”而“定格”的死板做法，而是以“个体鉴赏”为出发点的安排。是以看上去似很“乱”，实则含有很多的苦心用意：我是想从一般（初步研习古代诗词）读者的水平、兴趣以及诗词本身内容文采的浅深难易多方面考虑的，目的是由“易入”的引导，走向较“难懂”的境界，既“引人入胜”，也“渐入佳境”。
- 本书所选，有名篇，久已脍炙人口，但已有的讲解不甚令人满足的，今次着重讲说，可资赏悟，可以开拓智府灵泉，不致“千篇一律”，总是那几句习见的套语陈言。同时也有不为人注

意的“冷篇”，今特为标举，可令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所以，这不是“文学史”，不必向这本书里去寻找“系统”、“全面”、“平衡”等等“常识性”的知识。

- 唐、宋时代的节序、风俗、习尚、器物、“生活方式”、“人生观念”等等，有时成为今人能否理解的关键问题，故我常常随文多作几句“讲介”，这也不同于“喧宾夺主”，读者鉴之。
- 中国诗词主体是汉字文学，而汉字语文的极大特点特色是四声、平仄、格律、节奏、抑扬顿挫、音乐美；又有汉字本身的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采美及字句组联（“语法”）的特殊美。这些不懂不讲，把中华诗词与西文（拼音符号）作品等同而视之，又用那种语文所产生的文学理论的标准去“赏析”、“品评”，其结果常常是“君向潇湘我向秦”——南辕而北辙。本书对此，不惜多加强调，所谓“三致意”焉。
- 本书选讲唐、宋两代之作，但有一篇清人敦诚的诗，所以附入它，是为了表明杜诗《丹青引》对于后世诗人的深刻影响，而不是“乱例”混入了非唐宋之作。另选讲南唐中主、后主词三篇，元王实甫《西厢记》曲一支。全书只此几例，附带说明，可免疑问。
- 本书用意在于展示多样化，破除一道汤的沉闷局面，是故编排时力求起伏变化，既讲解文字，亦笔随境转，各不相侔，其风格也是多变的。读者可以从每一篇中获得一个与前篇不同的新意趣新境界。
- 现行简体汉字，本非为古代文学之研究而设，其中不少除了笔划简省之外，还加上几个汉字的“合并”法（如斗、系、余、只、舍、征、发、里、干、并、吁、呆、帘等），这些时常导致意义上的混乱，甚至关系音律（如“并”古为平声字，不是去声 bìng；累是平声 lèi，与“累”之上声亦异）。今于必要时不能以简体代替者，仍保存原汉字为更合语文科学的做法。此点

也望一般读者分别对待。

音韵美是中国诗词命脉中的一条主脉，传统上十分考究。即如常识应知的，“教”读平声 jiāo，“令”读平声 līng，“看”读平声 kān 等，今人多已不知。还有“变读”的传统，例如“胜”多读平声如“升” shēng，而不是去声 shèng（不论“胜过”义还是“禁当”义）等，今人亦皆茫然莫辨，本书有时以文词说明之，有时只以“注音符号”表示之，务请注意。（如拙著某诗词选注中，凡此类变读、异读，原入声字〔属仄〕而普通话中改为平声者，皆特为注明；可是印出后，方知那编辑既不懂也不听我的解释，悍然都按“词典”现代注音“改回”了！他不想：这些普通字如非音律攸关，何以要注“音”？这么一个简单道理也弄不清，其低智可惊可叹。兹以此例“警示”一下，千万不要以为汉字读音是可以乱来的事，古诗词是万不可用现今某些违反古汉语科学的办法来贻误后人的。）

现行标点符号，本自西文用法借来，今用之于中国音律文学词曲，时有难合之处。本书标点办法，概以词曲牌调音律之原句法为准，遇有句义与句律小有断连之异，可以情理参悟而读，自能贯通，而勿以标点（音律）为“错误”。

诗词字句每因版本不同而有异文，本书不拘于某一本（如《全唐诗》《全宋词》），以择善为取舍，亦不列校记，读者谅之。

周汝昌

己卯盛夏

目 录

新版自序/1

初版自序/5

凡例/1

之一 满城春色宫墙柳

山抹微云秦学士——说秦观《满庭芳》	(2)
满城春色宫墙柳——说陆游《钗头凤》	(8)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说岳飞《满江红》	(11)
洛浦梦回留珮客——说岳珂《满江红》	(14)
花落水流红——说王实甫《赏花时》	(17)
文采风流今尚存——说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21)
感时思君不相见——说敦诚《寄怀曹雪芹》	(27)
桂华流瓦——说周邦彦《解语花·上元》	(29)
众里寻他千百度——说辛弃疾《青玉案》	(34)
夜凉河汉截天流——说夏竦《喜迁莺》	(37)
不减唐人高处——说柳永《八声甘州》	(41)
应是绿肥红瘦——说李清照《如梦令》	(45)

火冷灯稀霜露下——说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	(48)
梨花落后清明——说晏殊《破阵子》	(53)
不知腐鼠成滋味——说李商隐《安定城楼》	(55)

之二 锦瑟年华谁与度

怕教彻胆寒光见怀抱

——说吴文英《绕佛阁·与沈野逸东皋天街卢楼追凉小饮》	(60)
飞云苒苒蘅皋暮——说贺铸《青玉案》	(64)
重燃绛蜡——说韩疁《高阳台》	(67)
永夜月同孤——说杜甫《江汉》	(69)
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说吴文英《八声甘州》	(72)
人有悲欢离合——说苏轼《水调歌头·中秋》	(76)
锦官城外柏森森——说杜甫《蜀相》	(82)
走月逆行云——说贾岛《宿山寺》	(86)
靓妆眉沁绿——说晏几道《临江仙》	(89)
路上行人欲断魂——说杜牧《清明》	(92)
东风无力百花残——说李商隐《无题》	(97)
远天垂地外——说贾岛《秋暮寄友人》	(101)
尘香明日城南陌——说吴文英《菩萨蛮》	(103)

之三 为君持酒劝斜阳

东城渐觉风光好——说宋祁《木兰花》	(106)
簌簌衣巾落枣花——说苏轼《浣溪沙》	(110)
背西风酒旗斜矗——说王安石《桂枝香》	(112)
雁横南浦人倚西楼——说张耒《风流子》	(115)
风和闻马嘶——说欧阳修《阮郎归》	(119)
小楼西角断虹明——说欧阳修《临江仙》	(121)
梦绕神州路——说张元幹《贺新郎》	(124)

柳外斜阳水边归鸟——说辛弃疾《念奴娇》	(127)
酒旗风飐村烟淡——说秦观《踏莎行》	(134)
新晴锦绣文——说杜甫《晴》	(136)
朱门柳细风斜——说欧阳修《越溪春》	(138)
惜春常怕花开早——说辛弃疾《摸鱼儿》	(141)
落日塞尘起——说辛弃疾《水调歌头》	(146)
摇断吟鞭碧玉梢——说辛弃疾《鹧鸪天》	(153)
菡萏香销翠叶残——说李璟《浣溪沙》	(161)
胭脂泪留人醉——说李煜《相见欢》	(163)
轻送年华如羽——说吴文英《喜迁莺·福山萧寺岁除》	(166)
残红几点明朝知在否——说张扩《殢人娇》	(168)

之四 一上高城万里愁

写意溅波传愁蹙岫

——说吴文英《探芳新·吴中元日承天寺游人》	(172)
相失万重云——说杜甫《孤雁》	(175)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说陈尧佐《踏莎行》	(177)
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说李煜《虞美人》	(181)
照花前后镜——说温庭筠《菩萨蛮》	(183)
只是当时已惘然——说李商隐《锦瑟》	(187)
咸阳古道音尘绝——说佚名氏《忆秦娥》	(192)
夕阳无限好——说李商隐《乐游原》	(197)
隔叶黄鹂空好音——说杜甫《蜀相》	(200)
一上高城万里愁——说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	(204)
莺语乱春拍岸——说钱惟演《木兰花》	(211)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说苏轼《洞仙歌》	(213)
风流儒雅亦吾师——说杜甫《咏怀古迹》	(217)
依约是湘灵——说苏轼《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	(221)

附录

- 唐诗宋词的鉴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座 (226)
熏出一颗诗心 刘心武(241)
- 编者后记 周丽苓(243)
校后记 (246)

之
满城春色宫墙柳